



何须 执手问年华

明月别枝 著



何须
执手
问年华

明月别枝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须执手问年华 / 明月别枝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
2009.2

ISBN 978-7-80173-845-5

I. 何… II. 明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5604 号

何须执手问年华

作 者 明月别枝
责任编辑 宋亚恒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美术编辑 姚 静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6 印张 26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45-5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Contents

目录



- 第一章 醉颜·青裂 /5
- 第二章 狭路·相逢 /18
- 第三章 再见·文灏 /38
- 第四章 情场·职场 /59
- 第五章 红娘·新娘 /82
- 第六章 易爱·难嫁 /97
- 第七章 青梅·竹马 /114
- 第八章 思量·将就 /127
- 第九章 回忆·遗忘 /148
- 第十章 孰是·孰非 /163
- 第十一章 浅醉·微眠 /182
- 第十二章 姐妹·情敌 /204
- 第十三章 沾灰·惹尘 /220
- 第十四章 幸福·梦想 /240

第一章

醉颜·青裂



回忆与遗忘，选择那个能让你幸福的，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夏芒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托盘摔在地上，九珍果汁溅得满地都是，两对奥尔良烤翅散落在地上，诡异地呈现一个“振翅高飞”的POSE。

一个女人斜刺里冲出来，用力抱住夏芒的一个胳膊，眼泪鼻涕地哭道：“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”

四周空气瞬间凝滞，夏芒明显感受到有无数道目光聚焦到了她身上，一如她脚下的位置——整个餐厅的正中。多么完美的舞台效果啊！她不过刚好走到餐厅中间，左右环顾想找个空位坐下而已，那女人突然出现，待夏芒看到她时，她已一把抓住夏芒的右胳膊，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以至于夏芒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好像是经过无数次演练般，那样的娴熟。

一个服务员闻声匆匆跑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看到这一幕却在围观人群中停步，先是好奇，尔后又恍然般幸灾乐祸地看着夏芒。

“夏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肚里的孩子吧！孩子的爸爸说不会和你分开，威胁我要打掉这孩子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你也是女人，你以后也会有孩子，求求你发发善心，孩子是无辜的啊！”那女人边说边作势欲跪，夏芒微怒地看着她，甩手想挣脱她紧抓着自己胳膊不放的手，却被她借机起身，看起来倒像是夏芒心虚地扶了她一把似的。

孩子的爸爸？夏芒在心里冷笑，这称呼，可不只是引人误解，而是完全可以让人按照她预设的方向理解。“你也是女人，你以后也会有孩子”，状似无心的提及，却是一个效果绝佳的相提并论，呵！

周围开始有了窃窃私语声，用力抓着夏芒胳膊的女人一见如此，哭得愈发的伤心了。

“请你松手。”夏芒的声音里有一丝厌恶，那女人疯了，这么用力地拽着

她的胳膊，是想让她脱臼吗？

“夏小姐！”女人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地看着夏芒，标准的鹅蛋美人脸，剪裁双眼不住地有泪流下，恐怕任何人看到她这般都会心软的吧。

可是夏芒不会。

“松手！”夏芒边说边欲挣开，女人的指甲肯定又长又尖，明明隔着一层毛衣，还掐得她生疼。

没挣两下，手臂内侧突感一阵揪疼，夏芒条件反射地甩了一下手，胳膊霎时一阵轻松，那八爪章鱼般紧抓不放的手终于松开。夏芒暗自松了口气，正待揉揉自己被抓疼的胳膊，侧眼却看到周围的看客们有人冲着她指指点点，有人一脸鄙夷，有人一脸愤怒，眼神却个个恶狠狠的，交头接耳的声音大得她清晰可闻。

“怎么有你这么狠的女人啊？抢人家老公，还推人家，她是孕妇呢！”

夏芒闻声转过头，一个中年妇女瞪着她义正词严地说完，伸手扶起坐在地上的女人，那女人泪迹未干地对她弯了弯身，双手捂着肚子摇了摇头，抬头看向夏芒时，眼里却有得意之色。夏芒忍不住半眯了下眼，刚才手臂内侧的揪疼，不会是她暗中搞的鬼吧？

一个人站出来说话，仿佛给了周围的人无穷的力量，指责声越来越大，话也越来越不堪，好像夏芒真的是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。

“抢人家老公？请问你是认识我，还是认识她，又或者你认识孩子的父亲——那个从大三开始和我谈了四年恋爱说明年就要娶我的男人？”夏芒看着中年妇女冷冷说道，满意地看到她先是一脸的不置信，然后又是一脸的狼狈难堪，转头环视一周，围观的人群已经噤了声。现在的人都这样，公车上看到小偷扒手不吱声，路遇男女感情纠纷却总是忍不住跳出来指手画脚。有正义感很好，前提是请先搞清楚状况，夏芒虽不喜欢在公众场和讲私人感情问题，但亦不想被人当傻瓜。

“楚小姐，你的戏演完了吗？我还有事，恕不能奉陪了。对了，以后别再随便假摔了，虽然不是球场，不会有裁判对着你出示红黄牌，但你这样风险不小，如果一不小心孩子没了，你的一番苦心岂不是要付诸东流水？”夏芒微笑地看着那女人的脸色越变越难堪，声音愈发的温柔了，“还有，你掐人的功夫不错，幸好现在天冷，不然我手臂上你造成的淤青起码会让我一个月没法穿短袖。”

说完，夏芒不再理任何人，将腰板挺得直直的，转身出了KFC的大厅。

夜风从毛衣的缝隙不断灌入，初秋的夜晚，已能让皮肤感受到冰凉寒意。夏芒轻拍了拍脸，双手紧紧环住自己，等车的人已密密地挤满了车站，路上又塞起了车，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这样一副场景。抬头，马路两侧霓虹闪烁，夏芒心里一阵揪疼，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，近十年的经济发展，让大家的生活也逐渐改变，变得物质，变得浮躁，变得堕落。

走进附近的上岛咖啡，坐在熟悉的靠窗位子，才发现这里曾是自己与文灏无数次约会的地方。如今她依旧坐在这长长的双人沙发上，桌子对面却空空无人，那个总是深深看着自己好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清俊男子，不会再有坐在她对面的机会了。

不是不爱，只是无法再爱下去了，一切只能结束。

“文灏，文灏，我有了我们的骨肉，我们的孩子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那女人的话在夏芒耳畔萦绕，几天前，就是在这里，当时的自己也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文灏坐在对面，那个女人突然出现，半跪在地上，紧紧抓着文灏的胳膊，就好像溺水之人抓着救命稻草，惊慌地问许文灏。

那一天，正是她与文灏恋爱四周年的纪念日，桌上还有文灏送的礼物，施家水晶独有的宝蓝色礼物袋与那一束玉堂色的玫瑰相映成趣，玫瑰有十一支，代表着一心一意。那女人夏芒认识，日恒进出口公司的楚宁，与她所在的纪元集团素有合作，偶有碰面。可是她突然出现，抓着文灏的胳膊，说着一些她听不懂的话，是认错人了？还是恶作剧？夏芒好笑地看向文灏，觉得这一幕简直是他们恋爱纪念日的意外娱乐节目，转头，映入眼帘的却是许文灏一脸的煞白……

心脏有一刹那停止跳动，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又来了，手抚胸口，似乎连指关节也泛着痛意。夏芒蓦地起身，从钱包里抽出钱放在桌上，落荒而逃。

从此以后，再不进这家上岛的门。

夜风似乎更冷了，夏芒双手紧紧环着自己，告诉自己不要去想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

时间还早，不想回家，手机设置成了静音，这时候肯定有无数个未接电

话了。那天晚上知道楚宁的事后，夏芒只有两个字：分手。文灏却苦苦哀求，求夏芒给他一个机会。想到这里，夏芒笑了，这一次笑得很开心，笑得眼角都有了湿意。机会？文灏，你拥着别的女人的时候，可有给过我机会？

站定，脚微酸，左右环顾，居然走了不短的一段路，而且离家更远。有霓虹在右侧忽闪，“绝色酒吧”四个字映入眼帘，夏芒轻拍了拍微冻的脸，走近，伸手推门。

驻场乐队正唱着《Burning》，夏芒在吧台一角坐下，略略打量了一下周围，酒吧不大，人却不少，暖味的灯光，迷醉的空气，没有人会在意与己无关的陌生人。这样很好。

“青裂，谢谢！”夏芒合上酒单将它往前一推，只是单纯地被这酒的名字吸引。

年轻帅气的调酒师一串娴熟而花俏的调酒动作之后，一杯酒便递到了夏芒跟前，很浅很浅的青色液体，横着一抹鲜红。夏芒伸手，一圈一圈转着酒杯，浅青色液体微微起伏，那抹鲜红好似有了灵魂般扭动。没有喝它的打算，夏芒苦笑，她不是有酒量的人，虽然现在真的很想痛快买回醉。

有道视线盯着自己，夏芒转头，坐在她不远处的一个男人微倾着头打量她，见夏芒转头，又熟稔地跟一个吧女玩起了骰子。这是一种猜数游戏，除了需要漫天扯谎而色不改，剩下的便是怎样诱对方站上悬崖无退路，男人是个老手，吧女一直输，于是不停地喝酒。

夏芒收回视线，复又盯着手中的杯子痴痴发笑。和文灏玩这游戏夏芒总是占绝对的上风，每次文灏报着“六个五”、“七个三”的时候，夏芒一看他的眼睛便知虚实，只要文灏的眼神一游移，夏芒便嚷嚷着要开盖验数。那时候夏芒总是想，没有比眼前这人更值得托付终生了，他不仅优秀，而且他的眼睛永远不会欺骗她。

“夏子，我根本不喜欢她，夏子，我只是那天喝了酒……”

文灏的话在耳畔回响，夏子，夏子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发觉这称呼听起来像是“瞎子”？

想起文灏，夏芒忍不住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酒，来不及细细品尝，微冰的液体便已入喉，唇齿只余茴香。呵，潘诺酒，Cpernod，没想到竟是茴香

味的。

“小姐，求你好心帮帮我吧！再这样输下去，我撑不到九点半。”一个吧女俯身从吧台里探身至夏芒跟前，低领紧身衣掩不住春光，迷醉灯影下双胸呼之欲出，分外勾人。她手微晃地拿着骰子罐，斜斜上挑描着淡淡眼线的美目醉眼迷蒙地看着夏芒，长长卷卷的睫毛很假，很真实的假。

夏芒侧头，与那男人的视线相撞，他眼里有微微的好奇与探究，视线滑过她看向吧女时，眼神却又变得轻蔑。

鬼使神差地，夏芒伸手接过了骰子罐。

不知是男人有心礼让，还是真与夏芒实力相当，两人输赢各半。夏芒输的时候男人也不要求她一定得喝多少酒，夏芒只是象征性地浅尝那杯青裂。只是酒本就只有半杯，很快便也见了底。

夏芒的脸微微泛红发烫，她又习惯性地伸手拍了拍脸颊，然后摇了摇骰子，停下，轻掀开一角，看了眼藏在骰子罐里五个骰子的点数，轻道：“三个一。”

“四个六。”男人看也不看自己的骰子。

加得真狠。夏芒心里暗叹。

“五个三。”心虚吗？不心虚！虽然夏芒的骰子里没有一个点数是“三”，可是，那又如何？

“五个五。”或许是没看过自己的底牌，男人加数的时候一脸的坦然，脸上甚至还有淡淡的微笑。

夏芒只有一个五，对方会有四个五？抬头，视线相对，男人的目光迅速移开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夏芒将骰子罐拿起，复又重重拍在吧台上，五个骰子暴光，两个二，一个四，一个五，一个六。

这是条件反射，这是习惯。每次文灏移开视线不敢直视夏芒的时候，就表示他心虚了。

男人微笑，伸手，四个五，一个六。

心里一阵钝痛，如火蔓延一般，痛意又迅速传遍全身。夏芒盯着骰子半晌，一手拿起酒杯，微一仰头，杯里的液体悉数入喉，又好似在瞬间化为泪水般，从眼角一滴一滴，滑入发际。

男人看着夏芒，神色平静地拿起他跟前的那瓶红酒，替夏芒的酒杯添至八分满。深红色的液体在酒杯里微微晃着，慢慢归于平静。

“输人，也输运气，不玩了，谢谢你的酒。”夏芒轻闭了闭眼，低头看着酒杯怔怔出神，良久之后，伸手，一饮而尽。

真好，不用跟谁说再见，夏芒莫名笑着，起身便往外走，步履微趑趄。头有些晕，脸烧一般的烫，一个人上酒吧，真是不该喝酒啊！

“夏子，我根本不喜欢她，夏子，我只是那天喝了酒……”

文灏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，夏芒用力地摇了摇头，想将这声音摒除在脑海外，不要听，不想听，最好从没听过这话。那样一个清俊的男子，那样一个疼她巴不得捧在手心、爱她恨不得揉她入骨的男人，喝了酒也会拥着别的女人软语温存吗？喝了酒就可以放纵？喝酒之后所发生的事就可以原谅了吗？

一滴泪迅速滑过脸庞，消失在唇畔，夏芒一手轻抚着额头，一手去推门。有一只手比夏芒更快地握住门把手，待夏芒反应过来时，她的手已碰到了那只手，那指节修长，看起来干净有力的男人的手。

指尖传来微温的触感，心里却不会因此变得暖暖的。文灏……

“我送你回去吧，你有点醉了。”男人侧过头看夏芒，推门，脸上有让夏芒觉得刺眼的微笑。

风迎面而来，很冷，却让夏芒觉得舒服。男人走在前面，夏芒在后面微晃着身子跟着，右手拎着的软牛皮大包在膝盖跟前一晃一晃，包上的大金属吊环相碰发生叮叮的声音。

其实不是跟，只是顺路而已。

“车子就在这里，你去哪儿？”男人打开车门，却见夏芒一径往前走着。

夏芒没有停步，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回头。没两秒，有人拉住了她的手。

“放手。”夏芒使劲抽手，男人虽没怎么用力，可是小醉的夏芒一时居然挣不脱。夏芒索性松了右手，一根一根去掰握住他左手不放的手指，皮包掉在右脚边，隐隐有金属碰撞声。

“你醉了。”男人固执地拉着她的手，微一弯腰拿起夏芒脚边的皮包，拖着夏芒便往回走。

“放手！我不认识你，我也不是那种寻找刺激喜欢玩一夜情的人，你看错人了。”酒虽喝得不多，但对夏芒来说已是极限，最后半杯喝得又快，还混着酒喝，如今冷风一吹，竟觉得头痛起来。

男人停下脚步，侧头盯着夏芒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，意味不明地道：“你

都是这样看人的？”

“一个人去酒吧，不是失恋买醉的人，就是寂寞寻找刺激的人，不分男女，不是吗？”左手被男人拉着，夏芒用右手拍了拍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的脑袋，讥笑道，“你一眼便知我是那个买醉的人，而你就是那个寻找刺激的人，你这样坚持送一个陌生人回家，难道是我小人之心了？”

男人松了手，闲闲地道：“是这个理没错，可也不是每个男人都如此。”

一下子失去支撑，夏芒竟有些站不稳，觉得头愈发的沉了。不是每个男人都如此？连文灏都这样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好男人？

“男人的三不原则，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承担。只不过有些男人太骄傲，舍不得放下姿态罢了，如果我主动，你会拒绝吗？”想起文灏，夏芒的心又痛了起来，昏黄街灯下，眼前的身影渐渐模糊。既然无缘，何必誓言？既然誓言，为何食言？文灏，为什么你不拒绝她？文灏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文灏，我的心好痛，我的头也好疼，文灏，文灏……

脸上一片冰凉，眼前正淡淡对着她微笑的清俊男子，不正是文灏吗？

男人不说话，看着夏芒，神色莫测，半晌拉过夏芒的手，向车子方向走去。夏芒看着男人的眼神有些迷离，一步一步跟着，没再挣扎。

“家住哪儿？”

夏芒在副驾驶座上微合着眼，脸色潮红，身子侧蜷在位子上，摇了摇头，轻喃：“不要回家。”

“兜风？”

夏芒又摇了摇头，头愈发的晕了，过往一幕一幕在脑海浮现，四年的时间，是一段不短的幻灯片，这几天来努力压抑的痛此刻全部爆发，心好似停止跳动了一般，缓不过气来，连呼吸都带着彻骨的痛意。

“去你家，方便吗？或者酒店？虽然酒店脏得让我睡不着觉。”

车子在城市的街道穿梭，夏芒的声音很轻很浅，听着却让人觉得有深深痛意。男人握着方向盘的手蓦地一个用力，又在瞬间恢复如常。车是好车，法拉利599GTB，这个城市这样的好车并不常见，所以，当男人将车子驶进“中央花园”的时候，夏芒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

没有心情打量这套公寓，也没有打量的必要，中央花园是这座城市最顶级的住宅小区。床很大，浅灰与白相间的格子系列，干干净净。夏芒此刻便

躺在床上，任那男人从脚踝开始，吻遍她全身每一寸肌肤。

心里明明很痛，人却想昏睡过去，男人低头，夏芒直觉地转开脸去，男人的唇落在夏芒的脸颊上。文灏……夏芒惊醒般伸手想推开身上的男人，男人却一把扯掉夏芒头上的发圈，迅速捉住夏芒的双手，高举过夏芒的头顶，一个挺身，蛮横地进入夏芒体内。

“痛！”夏芒尖叫，直觉地弓起身子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滑过眼角，没入发际。

男人明显一怔，停止身体的动作，微眯着眼打量身下的人儿。夏芒撇过头不看他，只流着泪挣扎，似乎想将那撕裂的痛楚摒除到体外，或者更希望这种痛楚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可是身子一动，下体那不适感愈发强烈起来，夏芒忍不住一声轻吟。男人松了夏芒的手，转而一手穿过她后背，将她拥入怀里。

并没有传言中的高潮，疼痛与不适贯穿始终。脑海中文灏的影像随着眼角不断溢出的泪水渐渐模糊，整整四年的初恋，怎能不心痛？妄想用身体的痛麻痹心里的痛，结果只让自己痛上加痛。唯有一点，这样结束一段感情夏芒知道自己心里有多么的不甘，可是今晚之后，不会再觉得不甘心，因为她已经没有那资格了。

男人抱着夏芒进浴室，将她放在盛满热水的浴缸里，临关门的时候说泡会儿热水可以舒缓她的疼痛。

主卧房的浴室很干净，干净得好像从未有人使用过。夏芒半躺在比普通浴缸大一倍的豪华浴缸里，将脸深深埋入水中，直到一口气憋不住几近窒息，才猛地抬头，黑亮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。想放声大哭，却发现自己没有眼泪。

浴室外有手机铃响起，接着便听到男人的说话声，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，也没兴趣听，稍顷骤然响起关门声，不大，但依旧能分辨出只有公寓的大门才能有这沉沉的关门声。出去了？夏芒双手环胸，又环视了一下浴室，心里苦笑：这里不像是常有人住的样子，真是有钱人啊！连外遇的场所都这么奢侈！他该不会再回来了吧？这倒好，免得尴尬。

夏芒一遍一遍用力清洗着自己的身体，直到皮肤像煮熟的虾一般的红。她应该马上离开这里，可是身上如此狼狈，如此的不干净，让她一刻也不能

忍受。若不是身体的痛如此清晰与真切，她会以为刚才的一切，今晚的一切，都不过是一场叛逆或者说是有些荒唐的梦。

起身，擦干，发现衣服还在外面。夏芒随手扯过浴巾裹在身上，抬脚，感觉整个人一下子迈不开步不会走路似的。纵欲的下场，真是活该！

脚步微浮地走出浴室，果然没人！夏芒有些心安地在大床附近的地板上捡起散落的衣服，却不敢抬头看凌乱的床。

“在找什么？”

男人的声音！夏芒大惊，紧揪着浴巾的手一松，浴巾落了地，又慌忙捡起来七手八脚地往身上裹，脸迅速发烫，低着头蜷在地板上不敢回头看声音的主人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袜……袜子，我的袜子。”

男人只两秒便找到了夏芒的袜子，走至夏芒身前，伸手递过。夏芒的视线只到袜子的高度，根本不敢看男人的脸，心急抓过，手忙脚乱地穿好，又脸红地发现袜子倒是穿了，衣服在地板上，身上还裹着浴巾。

“你……出去。”夏芒撇过头，小声说道。很想像刚才那样漠然，或像任何一个熟女一样，发生这种事后亦能一脸的风轻云淡，可是夏芒做不到，身体的反应不由她控制，她只觉得自己的脸烧一般的烫，实在没勇气裹着浴巾拿起地上的衣服冲回浴室。所以，她只能请人出去，虽然那人才是房间的主人。

身后响起关门声，夏芒有了教训留了神，转过头环视一圈，又跑到主卧浴室门前往里探了探，最后跑到卧室门前仔细上了保险，这才放放心心地换了衣服，一手拎包便想走人，没走两步又退回，走进浴室找到吹风机吹头发。这么晚回家，若还要在浴室里吹头发，吹风机嘈杂的声音肯定会将老爸老妈吵醒的，再在这公寓里忍忍吧。

站在盥洗台前，夏芒低着头，不敢看镜中的自己，只状似很用心地吹着头发。待得大半干，收了吹风机放回原处，转身，赫然看到男人双手环胸站在浴室门外，身上是浅灰的毛衣和米白的休闲裤，发梢还滴着水。

是自己太粗心没听到开门声，还是这卧室里还连着其他小房间？夏芒低着头，径自走过男人身前，拎上包便欲往外走。

“你的丝巾。”男人的声音。

夏芒一摸脖子，转头，果见男人手上拿着她的丝巾，几何花纹长方巾，ESPRINT，她与文灏共度的第一个情人节收到的礼物，夏芒很喜欢，这么多

年，一直不舍得压箱底。

夏芒回身伸手想拿回，男人却又说话了：“我送你回去吧，这么晚不好叫车。”

“不用，越晚越容易打的。”夏芒低头，声音已基本恢复平静与冷淡。

“那留个电话吧。”男人并未松手，看着身前的夏芒若有所思。

一夜情发展为多夜情？夏芒心里一怒，用力一扯，使劲将丝巾扯回到自己手上，嗤笑道：“想要电话自己去登报，或者网上发个贴子，附上你的身家背景，只怕报名的人可以从东门口排到西门口！再见无期！”

夏芒说完快步朝外走去，男人也不跟着，开门关门声在午夜重重响起，男人转头看向大床上那一抹暗红血迹，嘴角泛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。

夏芒站在家门前轻手轻脚地掏出钥匙，开门。客厅的灯居然亮着，探头，惊见老爸老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显然是在等她。

“爸、妈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”平时这时候，父母早就回房休息了。夏芒将钥匙放回包里，讪讪地笑着，两老的脸色不太好看。

“芒芒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”夏妈妈先开口，优于同龄人的白净，眼角却有不浅的鱼尾纹。

“下午开会将手机调成静音，后来一直忘了改回来，所以没听到。”怪不得一晚上都没听到手机响，原来为了躲避文灏的来电，选择了耳不听心不烦。可是，如果晚上手机能适时响起来，现在会不会又是另一番模样？

“你晚上去哪儿了？”夏爸爸的声音有些严肃，他是大学教授，对夏芒向来要求严格。

“就和文灏吃饭喝咖啡，忘了时间，晚了点……”夏芒尽量说得自然，心却像裂开了口子似的生疼。老爸老妈还不知道自己和文灏分手的事，现在这么晚了，谎言脱口而出，哪天有空再好好和他们坦白吧。

“晚上你和文灏在一起？”夏爸爸的声音蓦地拔高。

“嗯。”夏芒有些心虚，暗暗后悔刚才怎么不说和某同学或某同事在一起呢？

“文灏一晚上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来，你居然说欺骗我和你妈！”夏爸爸猛地从沙发上起身，看起来很激动，一旁的夏妈妈忙跟着起身拉住老伴，抬头看向夏芒有些担心地问道，“芒芒，你和文灏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夏芒垂下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轻道：“没事，我们只是分手了。”

“分手？”这下子夏妈妈倒比夏爸爸更激动了，三两步上前拉住夏芒的手，急急道，“芒芒，好好的怎么就分手了？前段时间你们不是才说要在明年结婚的吗？”

“觉得不合适就分手了。”

“芒芒，你们在一起不止一年两年，若是不合适，还等到现在？再说文灏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，不能这么任性，知道吗？”

文灏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……或许每一个认识她和文灏的人，都会觉得文灏对她太好了，包括夏芒自己，之前也都是这样认定的。夏妈妈苦口婆心地劝着，夏爸爸气得坐回了沙发上，夏芒心里凄凉，涩然道：“有个女人怀了文灏的孩子，所以只能分手。这个结局不会改变，所以爸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女儿没有男朋友了。我累了，回房休息，你们也早点睡吧。”

接下来的两天，夏芒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文灏依旧像往常一样每天一束鲜花送到办公室，打无数个电话。夏芒将收到的花扔到垃圾桶，又将手机关机，继续埋头做事。

“噢，小夏，你今天怎么又把男朋友送的花给扔了？”坐在夏芒身后的部门总监老舒好奇了好几天，终于忍不住发问。

“不是男朋友送的。”夏芒低头盯着报表，轻声答道。

“我昨天听日恒进出口公司的小娜说，她们公司的楚美人好像要跟什么市府办公室许主任的儿子结婚。”隔壁一排的石静语出惊人，办公室里谁都知道夏芒的男朋友许文灏就是许主任的独子。

“听她们瞎说，许主任的儿媳非我们小夏莫属，谁不知道许文灏对我们小夏好得跟什么似的。”坐在最前面的莫燕儿放下手中工作，转过头睨了石静一眼，冲着夏芒大声说道。

夏芒心里苦笑，这办公室里，就属莫燕儿和她最好。毕业后夏芒直接进了这座城市最有名的纪元集团总部，所谓的直接，就是她没经过招聘面试，只填了份人力资源表格，从第一天上班开始不用经过试用期便是正式工了。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以为是因为她男朋友父亲的关系她才能如此，包括莫燕儿，其实只有夏芒心里明白根本不是，纪元集团现任总裁与她父亲是学生时代的上下铺关系。

“我现在是单身。”夏芒说完，不再理任何人。四周传来小声的议论声，却没有人再问什么。直到下班出了电梯，莫燕儿才拉住夏芒问道：“小夏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就是分手了。”

夏芒说完，停身，莫燕儿本侧头看着夏芒，见夏芒停下，转过头看前，便见许文灏站在大楼门外。

“小夏，我先走了，明后天双休，有空我们一起喝茶，到时候电话联系。”莫燕儿边说边往外走，又看了眼前面不远的许文灏，回头朝夏芒挥了挥手。

“既然已经说清楚了，请问还有什么事？”夏芒径直向人少的地方走，这时候再看到文灏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，也就几天的时间，她的感情世界就完全变了个样。

“夏子，夏子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文灏，再这样纠缠下去根本没有意义。”夏芒转身，勉强压下心中那团怒气，看着许文灏神色中的苍白与狼狈疲累，让她心里升起一股类似于报复的快感，“她有了你的孩子，你想让她做未婚妈妈，还是想让我替你养那个孩子？”

“夏子，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……”文灏语噎。

“文灏，这话你不应该对我说。也别再做那些无意义的事，就这样分手吧。回忆与遗忘，选择那个能让你幸福的，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”

文灏还是不肯放弃，鲜花、电话，外加下班时候蹲点。花可以扔掉，电话可以不接，下班之后等在公司楼下的人，虽可以不理不睬，但那样远远地看着你，实在没法完全无视。

除此之外，夏芒渐渐感受到了工作中的压力，这压力源于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。不知是不是以为她的靠山倒了，那些原本热情万分的同事都显得有些爱理不理，而平日里几个交好的总用一副同情的眼神看她。夏芒在心里感叹，顺利进公司，一年后坐上让人羡慕的位置，包括文灏两年来每天一束的玫瑰花，当你将浪漫与好运天天在办公室里上演的时候，或许在某些人眼里，便成了炫耀。

“舒总监，我想从下周开始休年假。”趁着办公室人少，夏芒转身向坐在她后面的部门总监老舒请假。